

青年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希望，是社会发展中充满生机的力量。

一百多年来，有无数热血青年汇聚于党旗之下，在中华民族独立、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。

一代人有代人的青春，一代人有代人的使命。这十年来，我市青年党员干部和先辈们一样，以青春之名，续写时代精彩。他们或苦练技能助力乡村振兴，或以工匠精神传承和发展非遗文化，或放飞活力创新创业以成就梦想……

他们把个人奋斗的“小目标”，融入社会发展的“大蓝图”，努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，也为实现中国梦奉献一份力量。

好的榜样，是最好的引导；好的导向，可以凝聚强大力量。

我们即将迎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必然有更多的青年党员，以他们为榜样，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时代的命运紧紧相连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发光发热。

徐星：土火淬炼，凭瓷生辉

■本报记者 陈炜芬 叶炜婷



揉泥、拉坯、晾干、修坯、刻花、上釉，而后经18个小时左右、1280℃以上的高温烧制，最后冷却、出窑——一件件釉色青碧柔和、温润如玉的青瓷便从青瓷艺人、青年党员徐星之手诞生。

这位34岁的青年工匠，将这份从火与土中淬炼出的千年技艺继承并发扬，给生活之物以“青”，那种感觉如同等春天，“还未来就已爱得无尽欢喜”。

“中国青瓷，只此青绿。”对于坚守这抹从浙西南的“深山黛珠”中走出来的天青色，他内心尤为笃定。

从两个“为什么”开始

每当凝望青瓷时，徐星总是为它的原始安排感到惊奇，又为冥冥之中的相遇无限感恩。

对于青瓷，他最初的记忆是在儿时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爷爷那辈举家从千岛湖迁移到龙泉查田的一个小村落。村庄坐落于龙泉窑古窑址石隆地区，该窑址群有近20处宋元古窑址。那时，除了基本的居住空间，田里、山上几乎都被各种大小不一的瓷片层层堆满。“这些花、鸟、鱼、兽为什么能出现在上面？”看着习以为常的瓷片，他在脑海里对青瓷纹饰打下了第一个问号。

父亲一直以制作青瓷底座为生。童年的徐星，不是跟在父亲身后玩瓷土，便是转悠在各种大器型青瓷器物间。“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瓶子和盘子？”和瓷片不同，完整的器物带给他震撼感的同时，也在潜移默化中熏陶了他。

儿时的烙印，往往最难化开。

2007年，带着对青瓷的向往和渴望，他一头扎进工坊，学习揉泥、拉坯……

2009年，徐星完成了两件大事：大学毕业，正式迈入青瓷行业；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”名录，为全球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。

毕业回到龙泉后，他先后师从省工艺美术大师陈先明、金益荣，学习更为精湛的制瓷技艺。习惯每天6时起床，看看老瓷片，找一些灵感，然后挽起袖子开始揉泥。“这道工序讲究均匀，得把里面的空气都揉出来，否则高温烧制时，泥坯会炸……”揉好后，他要将每团泥用线逐一割开，“直到没有一个气孔，才算合格”。

时常发生的情况是，一整天只钻研一道工序，揉泥。每团泥将近10公斤，最多时，他一天要揉10团。收工后，双手会不住发抖，甚至捧不住碗。

“不能忘记自己是手艺人，这是我的初心。”对于青瓷创作，徐星有着自己的理解，“要永远相信自己的双手，保持对‘美’的追求，这是匠心”。

这份追求，直到现在也没改变。

可以想象，多少泥土在徐星手上，就着晨曦、映着余晖一一成型。

青瓷，原是一抔土，由土而生，经火重生。从第一次烧窑开始，每窑的烧制数据，徐星都会逐一记录，每年记满厚厚一本：四季的烧窑温度、时长等都不一样，春天的烧制时间可以久一点，温度低一点；冬天则相反。“看着是简单地烧，只有亲历其中才晓得，窑内的千变万化，每分钟都不一样。”开始素烧后，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守在窑旁，“这是自己的东西，它有什么脾气、什么特点，哪有人比我更了解？”

2014年，徐星创办龙泉市星辰瓷业有限公司。

从此，他在青瓷中找到身心的一隅宁静，也肩负起青瓷技艺传承发展的时代使命。

在10%的成功率里找到方向

走进徐星的青瓷工作室，其中所陈列的大器型青瓷作品，轻而易举地就能收获目光的聚焦和惊叹，“质如玉、明如镜、声如磬”，丰润典雅，令人耳目一新。《荷叶盖罐》便是其中之一。

这件尺寸约50cm×50cm的大器型青瓷作品，没有参加过任何展览，也没有获过任何荣誉，只是在徐星心中，“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”。

“这是2014年的作品，那年前前后后一共做了10个，只成功了这一个。”这一年，徐星从小器型制作转向大器型制作，他把大部分的心血和时间都倾注在这个罐子上。

在龙泉青瓷中，大器型的工艺复杂，不外乎拉坯困难，烧制难度大，不可控因素多，成品率低等特点。即使在当代各方面工艺条件先进了，也鲜少有人去尝试。

采访中，徐星一边掰着手指，一边述说着烧制之

难，比如有的在晾干或素烧时开裂，有的在烧制时流釉；瑕疵最轻微的是罐口有一丁儿缩釉，最“惨”的一个则是在窑内直接裂成两半……唯一成功的这件，是第七次烧制成功的，“反反复复确认后，压在心里许久的石头才落下”。至今回忆起来，他仍感慨万分——从那以后，他虽然没能再成功烧制出第二件《荷叶盖罐》，却在大型器创作上收获了经验，找到了方向。

既然烧制工艺如此复杂，为什么仍钟情于此呢？

他的答案是，走很少人走的路，才能让青瓷技艺传承更完整。

纵然烧制过程大同小异，但同一座窑、同一个人、同一块泥，却会诞生截然不同的瓷器，徐星将此视作“青瓷的最大魅力”。

龙泉多山，崖岩耸立，泉水亦多，作品《源》以山泉为创作灵感，胎料使用龙泉本地的朱砂瓷土，釉料选择了龙泉粉青釉，器型本体取用葫芦的下半部分。在主体定调的基础上，徐星选取贴塑的方式，塑造出“泉眼”形象，并利用瓷釉的流动性，让釉层和贴片自然形成泉水流出的“意象”。同时，在器物主体垂直于贴塑的下方，画了一道“流泉”——流泉的组合，使“源”完全落到了实处。在第八届中国（浙江）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，《源》一举斩获金奖。

另一件大型器青瓷作品《福缘》参照的是明官窑时期的礼器。大器之上，他以阴刻阳刻的装饰手法，刻绘了100种不同字体的“福”字，在梅子青釉的衬映下，百福之缘的寓意呼之欲出。《福缘》先后获第十四届中国“漆花杯”金奖、中国工艺美术“神工杯”金奖，后被浙江省博物馆永久收藏。

“传承”二字，挂在工作室最醒目的位置。这幅书法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之手，“我想，这是师公对我的鼓励和嘱托”。在徐星看来，前辈掌舵，后辈撑船，便是传承的意义所在。

而他，便是撑船者之一。

让龙泉青瓷富有时代气息

这些年，徐星主要以研究明早期官窑复刻为主，这类作品沿袭宋韵、元韵的大气，主要器型为实用美观的茶器、赏心悦目的摆件。作品中，有龙泉的自然山水，有女性秀美的身影和长辨，还有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飞天鹿鹿，更有华夏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……

随着步入青瓷行业的时间越来越久，徐星的思考也变得更为成熟：设计富有时代气息的青瓷产品，让这个行业更加生机勃勃。

变化发生在2019年。

今年7月，“天下龙泉——龙泉青瓷与全球化”特展在故宫开展，49款文创作品纷纷亮相。其中一款名为“天下龙泉雍正壶”的作品，是以首款故宫指定并亮相故宫博物院的龙泉青瓷宣传品，这款文创作品正是由徐星创作。

“天下龙泉雍正壶”共一壶两杯，通体施粉青釉，光素无纹，线条优美，造型简约，色泽素雅。“从没见过实物，仅凭照片就要出作品，挑战极大。”徐星回忆道，复刻古器物的“精气神”，从胎、釉到形都得细细琢磨，在烧成上反复尝试。翻阅了大量古籍，又经过相关专家的数次指导和建议，他先后四次修改坯体，最终出炉了几乎神似原品的“雍正壶”。

正是在这次特展上，他亲眼目睹了年轻人对这款壶的喜爱程度，“简直出乎我的意料”。他这才意识到，年轻的客户群体是这个行业里的潜在客户。

龙泉青瓷，以“千峰翠色”的明丽和“如冰似玉”的晶莹著称于世。一代代青瓷艺人，以匠人之心，琢青瓷之美。

徐星也不例外。

从业15年、入党13年，他一直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。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，在龙泉窑火千年不灭的历史长河里，他是参与者，更是受益人。干一行、爱一行、专一行、精一行。他时刻提醒自己，要像青瓷一样，守住内心的一潭“清水”，以精雕细琢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，坚守龙泉青瓷阵地，“做生活瓷，过瓷生活”。

作为青年党员，徐星坚守初心；作为青年工匠，他怀揣匠心。

对每一件青瓷作品负责，让龙泉青瓷薪火相传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，便是扎根在徐星心中沉甸甸的使命感。

本版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



《礼·尊》



《福缘》



《源》



《福寿双全》



《盛世福祿》



修坯



刻花

责任编辑 陈炜芬

■二审 潘凤群 ■终审 金小林

■版面设计 杨祝娟